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29
18 June 1976

CHINESE

第一九二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八日星期五下午九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杰克逊先生

理事国：贝宁

中国

法国

意大利

日本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罗马尼亚

瑞典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圭亚那)

帕基先生

赖亚力先生

德吉兰戈先生

芬奇先生

金沢先生

基希亚先生

阿洪德先生

里奥斯先生

达特库先生

吕德贝克先生

马立克先生

理查德先生

萨利姆先生

谢勒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十时三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非的局势：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在索韦托和其他地区进行的屠杀和暴力行为

- (a)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八日贝宁、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100)；
- (b)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八日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总统给秘书长的电报(S/12101)

主席：我要告诉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利比里亚、阿尔及利亚、古巴和马达加斯加的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要求被邀参加讨论我们议程上的项目。因此，我提议理事会按照惯例同意邀请我刚提及的几位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利比里亚代表布鲁克斯-伦道夫夫人和阿尔及利亚代表拉哈勒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鉴于安理会会议席现有的座位数目有限，我请古巴和马达加斯加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但有一项惯常的了解，到他们愿意向安理会发言时，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古巴代表阿科斯塔先生和马达加斯加代表拉贝塔菲卡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愿意告诉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我刚才收到了贝宁、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一封信，信上的日期是今天，内容如下：

“我们谨要求安全理事会在目前讨论关于南非的局势：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在索韦托和其他地区进行的屠杀和暴力行为时，按照临时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邀请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代表塔米·蒙兰比索先生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代表戴维·斯比科先生参加讨论。我们要求把这封信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

这封信将作为安理会的文件以S/12102的号码印发。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该项要求并同意按照第三十九条规定邀请塔米·蒙兰比索先生和戴维·斯比科先生参加讨论。

安全理事会的这次会议是在很短时间内，依照安理会的三个非常任理事国贝宁、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代表今天下午向安理会主席提出的要求作为紧急事项召开的。他们的要求载于S/12100号文件内。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总统今天给秘书长的电报里也要求召开安理会会议（S/12101）。

安全理事会现在将审查摆在它前面的问题。

发言者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者是非洲集团主席利比里亚代表，我现在请她发言。

布鲁克斯·伦道夫夫人（利比里亚）：因为我代表非洲集团的利益，让我首先借这个机会祝贺你，主席先生，担任安理会的主席。我们相信，在你的明智的引导下，本理事会将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

我还要谢谢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响应非洲集团代表的要求召开因比勒陀利亚政权对非洲的瑰宝——那就是我们的青年——所作的凶暴行为而必须举行的安理会紧急会议。

我们议程上的项目是紧急性的。它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言论。我要讲的话因此是很简短的。

非洲国家今天发出的新闻稿说：

“联合国非洲集团极为震惊地接到了南非警察残酷屠杀和平示威者的消息。”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的关于这一事件的报道，我们得知这些学生没有犯罪。他们只是抗议南非政府坚持用非洲荷兰语而不用英语来教他们数学和社会学科的行动。学生们觉得那是违反他们的利益的，因此抗议，打着旗子表示他们的意见。

今天的新闻稿还说：

“非洲集团坚决地谴责这种罪恶行径并且重新表示它同加入越来越壮大的反种族隔离政权暴动的南非非洲人民群众坚定地团结一致。”

我要再一次强调说，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直接屠杀我们的小孩——他们是非洲的前途所系——乃是又一次向非洲精神挑战。我们认为屠杀和伤害为数以百计的非洲人等于预谋的灭绝种族的屠杀。

南非政府坚持对从来不曾学过非洲荷兰语的中学生现在用非洲荷兰语来教数学和社会学科，这令人严重怀疑南非政府是什么居心。我心中明白知道这是阻碍非洲人的教育进展的一个大阴谋。

南非政权的种族主义警察在索韦托开枪打死一百多学生的事件使人联想到一九六〇年里在沙佩维尔发生的野蛮大屠杀。几分钟以前无线电广播宣布死亡人数继续增多并有八百多人受伤。

控制南非联邦的比勒陀利亚政权无疑地认为这种极凶残的行径是内政事务。但是在人权受到残酷的侵害和装备着重武器的警察部队凶狠恶毒地攻击无防御的中学生的時候，那就成为国际社会非常关心的事了。

非洲集团发出的同一新闻稿里又说：

“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对南非人民和解放运动负有特别责任，因此非洲集团要求非洲的一切真实朋友支持南非人民反抗法西斯主义种族隔离政权的正义斗争。”

非洲成员国还关心的是在世界的这个种族关系紧张的地区竟有人答应要把原子

反应堆或其他工具供给南非使他们能够用来灭绝非洲的人民。

最后，非洲国家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的这种残暴行为，这种暴行造成了为数以百计的包括六、七岁小孩在内的无辜人民的死亡。

非洲国家要求安全理事会对过去三十年以来藐视安理会和大会决议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大胆采取积极行动。

主席：我谢谢利比里亚代表对我的亲切的话。

我现在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发言。

拉哈勒先生（阿尔及利亚）：安全理事会这次会议的极端紧急性本身就足以有力地指明安理会所讨论的情况的严重性。在我得到安理会的准许来参加这次讨论的时候，我想我负有责任应该把我讲话的范围严格限于今天摆在我们前面的这一问题，而不去研究演变经过，这样去研究因牵涉到种族隔离无论如何是多余的事，因为现在不再有说服任何人的任何必要了。但是我并不由于我对自己所加的这种限制就不能谢谢你，主席先生，和安理会其他理事国让不结盟集团在这次辩论中通过我发表它的意见。我也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不向你表示我个人所感到的满意，因为我看见你在安理会讨论对不结盟国家和对世界和平都极其重要的问题的时候，以你的众所周知的才能、智慧和权威来主持这个安理会的工作。

我们得到的从约翰内斯堡来的消息充分证明南非境内现在发生的事件绝不是仅为没有重要性也没有影响的小事。这种骚动持续不已，而且尽管有为数不少的警察部署和冷酷无情的压制措施，骚动仍是蔓延，参加示威的群众越来越多，加以非洲人都抱定决心继续进行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这一切因素应当使我们深信革命形势目前正在那个非洲区域内形成。在出事地点的新闻记者说：流血暴动爆发现在已有两天的约翰内斯堡最大郊区的黑人地区内的情况时时刻刻越变越坏。今天这种暴动已经蔓延到黑人地区边界以外了。据报白种人和黑种人之间的对抗已经开始。

这样一来，众所周知的暴力和压制行径的连锁反应历程就开始了。大家都知道，这种历程不加控制地发展得很快就成为完全不可收拾而且最后导致尽可能坏的灾祸。

安全理事会深知这种事件的内在的燃眉之急的危险，所以大概不需要由我们呼吁它负起责任立刻采取它认为适当的步骤来防止局势的甚至更严重的恶化。无论如何，没有人不知道南非境内目前发生的事情的深远意义。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维持种族隔离制度的顽固态度是目前悲剧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为什么直到现在为止黑种非洲人民天天在恶梦中过活。

世界对种族隔离的普遍谴责显然还是不足以确保种族隔离现象的消灭。但是可以预知，由于这样维护一个种族分隔和白种少数人压制黑种多数人的社会，种族隔离制度无情地渐渐趋向于爆炸，象我们今天看见的爆炸一样。火上加油的是长期以来抑制着的种族仇恨，不断增多的猜疑和对于受到试图报复行为威胁的前途变迁以及对于最后已成问题的各种特权的维护手段所怀有的正当恐惧。

今天发生的事情充分表明南非境内的非洲人已深知他们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到现在为止所处的低下地位，并也证明他们希望取得作为平等自由的人的完全平等地位。

我们听到的暴力事件还证明南非的非洲人不再以国际上对他们一直表示的团结一致态度为满足，也不再以种族隔离制度在全世界各国所引起的普遍愤怒为满足。既然接受暴力行动的内在的危险和牺牲，这些非洲人已理解到国际社会为了劝导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政权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而采取的任何和平行动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因此负担的责任是重大的，因为他们比任何人更清楚知道他们必须同力量多大的部队作战。他们自己的功劳只有因此更大，因为人民在维护他们的尊严的时候不能够让自己由于压迫他们的部队在人数上占优势而降志屈从。

我们得到的消息说，在最近事件发生期间，白种学生加入了示威的黑种人。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至少会使人对最近的悲剧抱有一点希望，因为这就是说南非的白种人民中至少有一部分对于种族隔离制度的内在的危险有充分的警觉，或充分信服

这种制度在道德上不能接受从而敢于对抗代表他们的当局并且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换句话说，参加血淋淋的示威者与他们同冒危险加强他们的斗争力量。

我已经有机会斥责某些政府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给予直接或间接支持，对该政权提供军备或与它发展鼓励和加强种族隔离制度的经济关系。在目前情况下，这些政府的态度甚至更应受指责，因为它们不能够再不知道所引起的悲惨后果，而且它们对于这种后果负有相当责任。

不结盟国家协调局在南非境内暴动爆发以前从五月三十日到六月二日在阿尔及尔举行了会议。可是，甚至在那个时候，它已经在关心南非的正在发展的局势了，因为种族隔离制度继续实施。协调局在会议工作完毕后发表了最后公报，我要宣读其中的下列一段：

“本局对于某些西方国家继续支持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表示严重关切。在这一点上，它谴责法国政府新近向南非政权提供核反应堆的决定，并要求法国政府重新考虑该项决定。该项决定的执行对于反对丑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和对于此区域的和平及安全都会有严重影响。”

南非事件的新近转变情况以及非洲人反对种族隔离斗争中现已开始的积极阶段，使一面借机会大声谴责种族隔离、一面又同比勒陀利亚政府维持极端友好和收获很多的关系的某些政府，不能够再有抱这种模棱两可态度的任何余地了。情况是十分严重，因此我们盼望每个国家和每个政府里的一切的人都充分注意到他们的责任并依照他们的声明采取行动。

南非目前发生的事情可能恶化到对该国极可遗憾的地步。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大家更加注意南部非洲的前途和它可以尽量顺利地走向持久的均衡状态的途径的时候，这会在南部非洲所有各地造成的严重影响。

我们在安全理事会内在同一时间有对非洲目前所受威胁最为敏感的国家，也有始终努力辩论说没有为伸张正义而使用暴力的必要的国家。在这个安理会里有因

为不能够强迫比勒陀利亚政权放弃它的种族主义习惯做法而试图禁止它参加国际社会的人，也有人宁可把它留在我们中间以便能够有空就谴责它一顿——好象这样就可有办法使情况改变。

但是在面对目前事件的时候，不能够再有这种分裂情况。这里不能够有拥护非正义的人，也不能够有支持种族主义和维护种族隔离的人。南非的非洲人盼望安理会做的什么事情，这点已经由他们现正进行的斗争，由他们已经作出的牺牲和由引导他们前进的希望，明显具体地说明了。如果这次的讨论的最终结果是一致重申对种族隔离的谴责、表示安理会对南非的非洲人民尽可能热烈地团结一致、和绝对禁止与比勒陀利亚政权发生任何政治、经济或军事上的关系，那无疑不过是安理会对他们争取正义和尊严的斗争作出的一种不算大的贡献。这也是我们能够盼望安理会做的最起码的事。

主席：我谢谢阿尔及利亚代表对我本人所说的深情厚意的话。

我得到通知说曾由安理会依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发出邀请的 非洲人国民大会 代表撒米·姆赫伦比索先生愿意发言。 如果没有理事国反对，我将请他来到理事会议席上发言。

姆赫伦比索先生：一般说来，我不熟悉外交礼节，但在这个时刻，我确实在想，我必须对那个一贯支持并和解放斗争站在一起的圭亚那国家主持这个会议的这件事，表示 非洲人国民大会 的满意。 主席先生，我也必须通过你，向一切对南非政府卑怯和野蛮地谋杀非洲学童及其他人士的行为发出愤怒呼声的各国政府表示祝贺。

今晚我们开会是审议南非的紧急形势，这是非洲人民为反对南非非法的种族隔离政权而进行的合法起义所引起的。

在这个阶段，我不打算讨论种族隔离政权的全部历史，但是，对于种族隔离政策以及对于这个庄严的组织的大会、安理会和其他一切机构所严厉谴责的这种可厌制度的制订人的基本动机略加说明，我想是合适的。

沃斯特今天面临的起义是 非洲人国民大会 —— 非洲人民代表的正式发言人—— 几十年来警告说是不可避免地要爆发的。 一代复一代我的人民一直成为蛮横暴力、镇压和致命的酷刑，处决和长期监禁的目标，只是因为他们敢于指斥种族隔离。

这种情况当然一定要停止。 我们准备付出代价。

一九六〇年三月，国际社会目睹在沙佩维尔发生的大屠杀，六十九人被扫射杀死，其他成百的手无寸铁的男女儿童被南非警察打成残废。 那次是非洲人民抗议那臭名昭著的《通行证法》。 有人以为，单单只这个法律便足够控制非洲人民了。不，南非政府才不是这样想。 我们还有镇压共产主义法，煽动集会法，不道德法，普通法律修正法，族群地区法，都市地区法，班图教育法，分隔大学法，工作保留法，班图管理局法，和卑劣的恐怖主义法，这些还只是一部分。

具体地说，今晚我们集会一处是来审议作为班图教育法的直接结果在南非展开的严重局势。

一九六四年南非白人至上主义政府通过了班图教育法。根据这个法令，一切非洲人的教育都应以母语为传授工具。几十年来作为传授工具的英语，改作一门课程来教授。非洲人被教导着去尊敬他们的首领和学习卑微的部落背景。正如佛沃厄德曾经说过的，不要在非洲人的心中和愿望里引起虚伪的希望，因为南非的青草不是供他们用的。我不在引用佛沃厄德的话，我只是把他在议会里推动通过班图教育法时所说的话的要旨讲出来罢了。函意是明显的：非洲人永远停留在奴隶状况；他们只能伐木挑水。今天沃斯特还想赖在特权的摇篮里，这成为南非每名白人专有的禁区而非洲人在他的出生地只是旅客。因此，班图教育法在非洲人民和一切爱好民主的人士看来，是种族隔离制度一项重要的延伸。

有些支持种族隔离的人也许辩说：班图教育及用母语教学并不是一个那么坏的提议；但我们知道我们母语的非常范围非常窄狭。认为从班图教育机构中出身的儿童能够得益于人类作出的进步这种想法是荒谬的。这就是非洲人民为什么反对班图教育的理由。在这范围日益缩小的世界里，任何政府想要浪费或禁锢非洲人民的心智就是罪恶。任何民主政府都须确保他的未来公民能够受到自由、普遍和民主的教育。我们的人民都被剥夺了这些权利。但是，这也不足为奇，因为没有一个人不民主的政府能有民主的教育。

南非非法的白人至上主义政府必须从地球的表面扫出去。正被南非警察以卑怯手段谋害的非洲儿童和学生所进行的斗争，必须视为非洲人民在反抗种族主义殖民政权的解放运动领导下的总斗争中的组成部分。

我记得在一九七四年的安理会会议上我的朋友皮特·博萨大声疾呼要求给他的政府六个月的时间在南非进行有意义的改革。博萨先生那时承认他们不憎恨黑人。我不知道他如何解释今天的事。

就在博萨先生作出声明以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决定了增加它的军事支出。一九七五——七六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数达94,800万兰特：比上一财政年度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六。这个数字等于整个预算的百分之十八，占南非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这个数字载在A/10022号文件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书内。南非政府在一件关于国防和武器生产的白皮书内为这种军事支出的增加辩解，认为它是一种“反击一切形式的叛乱，并维持一支可靠而平衡的常规武力”的措施。

我们愿意恳求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把种族隔离的政府和支持者视为不仅是对南非非洲人的威胁，而且也是对非洲大陆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必须作出一切努力，以预定的速度来终止种族隔离。

非洲的学童和学生、并参加有韦特瓦特斯兰德大学的白种学生所举行的示威运动，现在已经不止是一个示威运动了：它是被压迫的南非人民反对非法的白人少数政权的斗争。已经有其他的八个非洲城镇参加这个斗争。祖路兰和特夫克路普的大学学生已经表现了他们的愤怒，把建筑物、图书馆以及从实施班图教育和执行产生部落大学的分隔大学法以来在各学校代表压迫的一切象征，都加摧毁。

最好在这个时候，我必须惶恐地指出：我们不能够精确地说出到底有多少儿童被南非警察枪杀或砍死。从和国内人民的通讯里，我们知道根据有一百多名被杀害，几百名被打成残废。又据报道，除了警察使用蛮横的暴力外，陆军已经待命开进。整个期间，直升飞机不断地在各城镇盘旋，准备随时进行屠杀。

我以强烈到不能再强烈的程度来强调需要对南非实施武器禁运。我在鼓起我的人民给予我的勇气和支持下愿意说：法国政府应该低下头来表示惭愧，因为今日用的大多数直升飞机都是法国供应的。美国政府也应该受谴责，因为它出售浓缩铀给南非。当然，法国供应了南非需要的各种武器来扫射没有保护的学童。它现在更进一步供应核反应堆给南非，以便消灭南非边界以北支持解放运动的每一个非洲政府。英国政府也应分受一份谴责，因为我们要说那个政府应对今日南非的发展负责，因为在南非播种白种优越论种子的就是英国政府。还有许多其他国家，包

括西德在内，由于它们支持南非种族隔离政府，也应该受到强烈的谴责；另外还有许多政府和南非十分密切地合作，不过在现阶段我所讲的仅限于这些国家。

顺便说一句，我们愿意建议秘书长应尽一切力量阻止基辛格——沃斯特会议。基辛格先生怎能很快地就忘记了沃斯特是一名纳粹，而且因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破坏反希特勒的战争，后来曾经被拘留在科夫方廷？我毋需提到：作为美国的国务卿，基辛格先生应该常常记得那些被希特勒用煤气毒死的男女和儿童。今日的非洲人民就是生活在南非的煤气室内。如果沃斯特要改善南非的情势，他应该会见的第一批人就是这次起义中被杀害的学童的父母。的确，沃斯特应该会见他监禁在罗本岛或放逐在外的非洲人民的合法领袖，而不是只会见他所选择的傀儡。

非洲人民花了这么久的时间才显示他们完全拒绝种族隔离，并不是缺乏勇气。我们人民是和南非历届政府斗争多年以后失败了的人民。但是，虽然我们失败了，我们从来没有被征服；因为一个民族在祖先的土地上得到自由，自己管理自己，在太阳底下栖身的这种意志和精神，他人怎么能够消灭得掉。

最后，非洲人国民大会——它是对种族隔离斗争，对殖民主义斗争，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先锋解放组织——也发了一封电报给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谴责引起数以百计的非洲人民和其他南非爱国人士死伤的野蛮谋杀行动。我们也通过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请求该委员会开会来研究南非的当前局势。就这方面，我也必须提到：我们也发电报给了美国国会黑人干部会议主席伊房内·伯克，美国国会议员查尔斯·迪格斯，美国参议员迪克·克拉克，及美利坚合众国全国基督教会议。反对种族隔离委员会秘书，曾经被请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这些电报文本分发给联合国所有主管部门。

我们都希望在今晚或明天离开这个会议时，能得到将采取适当措施以反对种族主义政权的充分保证，因为国际社会应该对非洲人民的情感不致误解。国际社会必须宽容我们，因为我们奉行非暴力的方针已经有这么长的时间，试图找出各种不危及南非人民的生命的道路，并向国际社会充分显示我们不是箍颈党，即令在现阶

段当我们人民受到杀害的时候。他们的目标是指向种族隔离的标记，压迫的标记——政府大楼。我不必提及那些警察——他们是牲畜。我们也要把南非政府同样看待。它是一个暴力政府，不使用武力斗争就不能给南非全体的我们带来和平与安全。

我们也同样地决心确保人类一劳永逸地不受种族隔离的祸害。我们是可供选择的政府，也是所有南非人的真正领袖和代言人。

主席：我感谢姆赫兰比索先生对我国的赞扬。

我接到通知说戴维·西贝科先生要向安理会发言，他是在暂时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下受安理会邀请的。因此，如果安理会成员不反对，我就请泛非主义者大会的西贝科先生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西贝科先生：主席先生，贵国是不结盟运动的前进成员；我们认为在你的任期内向安理会发言，是一种特权。但是，为了我国事态的严重发展，我愿借此机会向你在联合国所代表的圭亚那和它的勇敢的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

我们这次开会的目的是要查明阿扎尼亚在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雇用警察打手、无耻残杀小孩之后所发生的事情的真相。我们尊重安理会和安理会各成员，它们很客气地让我们出席这次会议；我们深知这次会议的严肃，也深知阿扎尼亚内我们人民所面临的局势的严重；我们来到这里不是要作宣传，而是要说明真相，正确地摆出事实，从而使大家对我国发生的事情的全部情况有应有的认识。这样，安理会在讨论完毕这个问题时，才会根据《宪章》的规定，在其职权范围内采取适当的行动。我们希望这一次不再看到安理会所负的庄严责任遭到拥有既得利益者的破坏。

十六年前，安理会在十分类似的情况下召开会议，审议几乎同这次一样的局势。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一日，泛非主义者大会发动了一个积极行动计划来争取阿扎尼亚的解放。泛非主义者大会特别指明那个令人厌恶的通行证制度是第一个攻击目标。沙佩维尔、兰加、尼扬加和万德比杰公园等地响应这嘹亮号召的非洲爱国者在我们解放日历上这个重要的一天的遭遇是众所周知的。嗜杀的南非警察在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一日对非洲男女小孩的大规模屠杀，除引起其他重大事件外，还导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一次审议种族隔离的问题。因此沙佩维尔事件在联合国的史册里是永垂不朽的。

在南非国土内，这次的事件给种族主义政权造成空前的危机。这是勇敢男女的创举，他们决心为自己的自由和自己国家的解放作出一切的必要牺牲。因此，这

些为使阿扎尼亚能够获得自由并自立于世界各国之林而献出自己的生命的非洲儿女，身后受到联合国大会的尊敬是很恰当的。大会实际上宣布三月二十一日“沙佩维尔日”为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

两天前，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进行一场肆无忌惮的屠杀，这场屠杀将会远远超过沙佩维尔事件。当我今晚向你们发言时，就人命损失方面来说，它已经超过沙佩维尔事件了。我们拥有从无可辩驳的来源得到的目击报道，叙述南非种族主义警察在一次示威中无缘无故近距离地射击一个六、七岁的幼童；这次示威是反对强行规定索韦托区的中小学用布尔殖民者的应用范围狭小的南非荷兰语来讲授数学和社会科学。这个小孩大约六、七岁。把小孩抱起来的那位年轻女士是约翰内斯堡一家报馆的记者索菲·特马。她奋力用报馆的车把小孩送到附近的医务所去。可是，小孩嘴里流血，到达医务所时已经死了。这样惨无人道的残酷屠杀也就点燃了埋藏在阿扎尼亚地下，等待着这种起爆剂来引燃的定时炸弹。

我们在座的人都知道，空前未有的反抗浪潮正在扩展到阿扎尼亚全国。种族主义政权惊慌失措，施展它所知道的对付这种民众反抗的唯一办法。沃斯特，脱掉那副精心修练得来的超级冷静——借用现代的用语——的假面具，连那张羊皮也不要了。他原形毕露，满脸杀气，就象一只要吃人的凶恶豺狼。索韦托和其他有非洲人参加这场迅速扩大的示威的地区里死难的非洲人人数越来越多。从这一点来看，证据是确凿的。今晚，官方报道（即警方报道），有100人被杀死，一千多人受伤。我们知道光是索韦托一地便部署了二千多名警察，他们奉令封锁非洲人市区。在这些市区里，大批警察牵着狗在街上巡逻，向示威人群胡乱开枪射击。

非洲斗士决心不为那些配备有手枪、步枪和机关枪的警察的火力所屈服，他们以石块、木棍、铁锹和他们的手所能拿到的武器进行反击。对我这个阿扎尼亚人来说，我对我国人民的斗争也曾作过小小的贡献，当我听到我国人民正通过自立更生的革命进程掌握主动、首先依靠自己以这种方式使自己从白人殖民者统治的桎梏

中解放出来时我是多么的骄傲。镐、锹、石块、面包刀，对付的是什么呢？是非洲大陆最精锐的军队，是一个每年花上十五亿美元从我们的朋友（他们之中的一些代表就坐在这里）那里购买军火和设备的国家的军队。装甲车、直升飞机，样样都有；你们说什么，沃斯特有什么，而我们却一无所有。可是人民正在战斗。我们感到十分骄傲和怀有一种自尊的心情，因为这场战斗是由小孩子发动并展开的。的确，如果我早生两年，这群小孩子中就可能有几个是我的孙子。

一个阿扎尼亚弟兄说：“我们的孩子正在做着我们早就该做的事”，我十分理解他的心情。●我们很惭愧没有在早些时候给我们的孩子树立一个榜样。自然，我也决不贬低那些前此采取行动的自由战士所作的牺牲。这里的记录载有关于波科在阿扎尼亚的泛非洲主义者的领导下的活动资料。联合国的档案里也载有关于乌姆康托·韦西兹韦在南非人民大会的领导下试图进行的活动的资料。可是目前这场斗争远远超过了当年试图发动的创举。

我在上面说过，我们不作宣传，我们要讲事实——迫在眉睫的事实——使安理会能够了解我国局势的严重性。

在出席这次会议之前，我们收到报道说，索韦托着火的政府建筑物所冒出的浓烟已经扩散到索韦托区外和约翰内斯堡市周围的至少十个非洲人市区。受波及的地区包括离索韦托 20 英里的卡吉索；离约翰内斯堡市中心 9 英里的亚历山大区；离约翰内斯堡约 15 英里的登比沙；200 多英里外，位于索韦托所属的德兰士瓦省之外的祖卢兰德大学。

此外，英国广播公司今早报道说，约翰内斯堡的工业区也酝酿着骚乱。非洲工人可能很快便采取工业行动——这是一项有深远影响的行动，象我们所知道的沙佩维尔事件后发生的事情那样。

我们在上面说过；不管南非的军事力量有多大，它同一切反动压迫者一样，是一只纸老虎。沃斯特派他的警察把非洲人市区团团围住，可是，当我在安理会发

言时，他的手已经伸到尽头了，因为他不可能在非洲人市区四周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派驻一个警察。在索韦托发生的动乱现在已经展伸到其他非洲人市区，扩散到亚历山大区附近的布兰莱，今天，非洲人群众在那里展开了一些攻势。

对于那些向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销售核反应器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情况。当我在河内时，一位伟大的越南革命者曾经对我说：“我们不怕核弹，因为美帝国主义者如果使用核弹，那就会把500,000名美国士兵炸死。”我们反对这些具有高度破坏性的设施输入南非，可是我们要提请注意这样的事实：即使是这样也阻止不了象目前这次事件那样的行动终将战胜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的统治。本着人类的责任，我们要求西方国家不要继续武装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这样才会使我们的负担减轻。

试想一下，如果法国没有输送云雀式直升飞机和潘哈德装甲车给南非，如果我们的英国老朋友没有输送海盗式飞机和装甲车给南非，如果我们的美国朋友没有输送卡车（现在在索韦托被用来运送警察），那么目前的情况将是怎样呢？如果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没有这一切设备，解放力量将会多么迅速地实现其完全解放阿扎尼亚的目标！

有人告诉我们说，离索韦托约150英里的图尔弗洛浦北方大学，由于有2,000名非洲学生示威而遭关闭。我是阿扎尼亚的一个黑人，我觉得，十分感动的是从美国电视机看到南非白人现在开始声援非洲学童；这些白人过去大声狂喊，激励那些走进我们的平民区屠杀非洲人的警察暴徒，现在我们却看到威沃斯特兰德大学的白人学生举行示威，声援非洲人贫民区的非洲学童。你们之中也许有些人看到了那张照出一个流着血的女孩被粗暴地推进警车的相片，这张相片很可能为解放了的阿扎尼亚的将来种族关系提供一线希望。

本组织文献上所记载的种族隔离殖民主义的野蛮统治，及其丑恶行径，已经使一切正派的人感到十分厌恶了。令人惋惜的是绝大部分南非白人不把自己看作是正派的人。有些人虽然没有积极给予支持，但实际上却是为虎作伥，自满自大，不

愿看到现状（诚然，他们在现状下过着无比的富裕生活）改变得有利于受压迫的黑人多数。

昨天，泛非主义者大会开始在联合国内同非洲团体进行协商，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这次紧急会议。它们的响应十分迅速。我们的战斗人民一定会极其重视这种意义重大的团结行动。在我国人民面临极大困难的时刻，令人十分鼓舞的是从世界各地涌来的声援电文。在西方国家之中，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又一次站在最前列。瑞典和挪威，分别通过它们的首相和外交部长，谴责种族隔离政权对南非学童和其他示威者采取暴力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阁下也在一片越来越大的反对种族隔离政权的抗议声中发表了他的强有力的意见。我们感谢他响应泛非主义者昨天写给他的信。这些发言肯定会在某些程度上减轻阿扎尼亚自由战士所受的伤痛。

可是，我必须指出，召开这次会议，是因为联合国对阿扎尼亚被压迫人民及其解放运动负有重大责任，绝不仅限于说几句谴责的话。因此，安理会在放下这件事情之前，必须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来反对种族隔离政权，来实际支持阿扎尼亚人正在为自己的自由而进行的英勇斗争。

我已经说过，导致全国各地纷纷起义的，是反对强行规定以南非荷兰语教学的斗争。《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六条义正词严地声明：

“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教育应促进各国、各种族或各宗教集团间的了解、容忍和友谊，并应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活动。”

根据我所说的一切，和众所周知的事实，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顺便说一句，该政权是上述庄严《宣言》的签字国之一——确实粗暴地违反了我所援引的那一条款，更不用说《宣言》的其余二十九条条款了。

奥伦多西部中学学童在五月十七日开始罢课，是为了反对南非荷兰语，同时也

是为了捍卫联合国的一项神圣原则。所以，他们的行动是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控诉。如果那些在维持种族隔离—殖民主义方面拥有既得利益的联合国会员国又一次使联合国成为——杜撰一句话——一只“没有牙的哈叭狗”，那么联合国难免也要被起诉。说到这里，我要提起我有一次荣幸地代表阿扎尼亚人民出席这个庄严的机构。我们在那次会议上主张把南非从联合国驱逐出去，我们所提出的理由充实而正当，赢得了绝大多数的支持：十个成员国赞成、两个弃权、三个投反对票。但是，不幸得很，正如我们所预料——甚至事前早已料到——这三张反对票是有否决权的西方国家所投的。因此，把种族隔离的南非从世界组织完全驱逐出去的事，在当时空前未有的三重否决之下就被搁置下来了。如果安全理事会又一次认为应该采取决定性行动来反对种族隔离政权，来支持阿扎尼亚国内维护《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宣言》各项原则者，那么泛非主义者大会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猜出这些杀害儿童者要到那里去找救星。

当沃斯特看着法国供应的南非空军直升机向阴霾密布的索维托和非洲人奋起反抗的其他地区俯冲并投掷催泪弹时，他无视安全理事会在沙佩维尔事件后所作的要求：种族隔离政权应“采取措施谋求以平等为基础的种族和谐……并抛弃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政策”。

沃斯特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可能使他下台的威胁，他惊恐万状，垂死挣扎。今天早上，他下令不惜一切代价维持法律和秩序，他的警察头子吉米·克鲁格保证现在就采取更强硬的措施来粉碎阿扎尼亚非洲人的反抗。

我说过，沃斯特已经失去了他精心修练来的超级冷静态度，因为他说，维持南非的法律和秩序，甚至比他所认为无上光荣的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会见，还来得重要。那位想要帮助津巴布韦人取得多数统治的“政治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在压力下，沃斯特并不比伊恩·史密斯来得愚钝和庸碌。

不久之前，有些人在打主意，想把沃斯特把我国人民的民族领袖、泛非主义者大会主席芒加利索·索布布克威从软禁中释放出来，也把我的哥哥、非洲国民大会

领袖纳尔逊·曼德拉从罗本岛释放出来，以便谈论关于谈判的事。索布克威直截了当地说他不会同沃斯特妥协，我们要在泛非主义者大会里强调这一点。索布克威直截了当地说他不会同沃斯特妥协的原因是这家伙的本性是不是你死便是我活。这件事去年在一份美国杂志《非洲报道》中报道过。索布克威有许多优点，其中之一便是他看人很有眼力。沃斯特勉强可以算是一个人。

沃斯特在他的垂死挣扎中，不顾一切，拼命施用甚至更大的暴力，但最后还是不免要向阿扎尼亚人民的正义要求投降，让他们享有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人民都享有自决权利。在我们进行艰苦斗争的这几十年中，我们不止赢得自决权利。种族隔离实质上是一种更为罪恶的统治形式的副产品，是垄断资本对阿扎尼亚群众和他们的自然资源的残酷和有意的剥削。这一点是在座诸君所深知的。

从索韦托传来的消息说，许多非洲知名人士和其他非洲人示威者一道被逮捕。这是沃斯特的你死我活主义的一部分。南非学生组织、黑人大会和黑人工人同盟等非洲自觉运动的领袖和成员是主要受害者。对这些群众组织的成员——非洲的忠实儿女——来说，过去数年黑人反抗怒火的广泛复燃，至少在表面上主要是要归功于他们的。

沃斯特手下的警察也说他们正在寻找从外面渗透进来的秘密地兴风作浪的分子。据六月十九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载称有一位非洲人自豪地说：那里确实有地下组织工作者，可是警察抓不到他们。

据我们的消息，一些告密者和白人警察及政府官员被肃清。大家都知道，这对于告密者确是一种最有力的打击。黑人反抗运动比种族政权更为精明，我们从记录上可以明白看出，凡是要不过人的时候沃斯特便要施展更加蛮横的暴力和屠杀的手段。

上一星期四，《伦敦泰晤士报》的社论说：

“种族隔离的南非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迫切地需要告诉人：他们的种族政

策是行得通的。”可是，由于警察的暴力，他们的政治名声和他们的种族政策的信誉已经狼藉不堪，丧失殆尽了。

现在，如果《泰晤士报》显然看出种族隔离的南非已经垮台了，那么世界人民的良知——这也就是目前安全理事会所担任的角色——就比较容易采取行动而不受妨碍，因为《华盛顿邮报》的一位记者在访问了索布克威之后说：

“他〔索布克威〕深信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很快便会在纳米比亚爆发，并且终必波及南非的心脏地带。他认为黑人解放的浪潮是阻挡不了的，沃斯特总理的政权将出奇地迅速崩溃，不管它从外表看来有多大力量。”

该记者还说：

“索布克威听说南非黑人青年在种族分离的市区里以高举拳头的方式——黑人权力的象征——互相致敬。

那是二月的事了。

上一星期四，《伦敦泰晤士报》还评论说：

“在南非，青年人醒觉起来，沉着应战，等待着他们的时机。”

我们不仅听到间接的报道，而且还在我们的客厅里从电视机上看到他们高呼：“权力属于人民！”

非洲统一组织在今早的一份声明里再次保证它将援助泛非主义者大会和南非人民大会和阿扎尼亚人民用革命暴力反击南非的反革命暴力。

我们所要求的，是安全理事会在放下这个议题之前，应坚决采取强制性行动来实施武器禁运，并采取其他惩罚性措施来制止同南非进行贸易和保持外交联系。

最后，我要呼吁安全理事会支持上星期三《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在索韦托听到的“阿扎尼亚万岁！”的口号，承认阿扎尼亚人民反对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的斗争是争取自决的合法斗争。

主席：我感谢西贝科对我国和我本人说了许多好话。

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这不是安全理事会一次平常的会议。我相信，这是一次每一个理事国都想避免的会议。因为使得马达加斯加总统写信一载于S/12101号文件—给秘书长和联合国非洲集团，通过安理会非洲理事国，共同要求召开这次会议的情况真是太不幸了。

在过去四十八小时中，南非种族主义当局进行了疯狂屠杀，打死、打伤无辜的人，包括许多学生在内，甚至连学童都不放过。根据昨晚八时的新闻报导，死者一百多人，伤者一千多人。这次比勒陀利亚当局进行的不折不扣的大屠杀，已引起不分思想与政治考虑的举世一致的愤怒。

但是，单单义愤是不够的，仅仅表示义愤过去并没有阻止种族主义当局执行破坏和灾难的路线，将来也无法阻止。我们都记得沙佩维尔事件。事实上，对那次血腥屠杀的纪念已成了本组织一年一度的事。但是，国际社会的纪念和不断表示义愤，并没有使种族隔离政权停止镇压和压迫非洲人民。

现在又发生了索韦托大屠杀；而且好象并不以此为足，南非当局继续在其他几个有反抗种族隔离和歧视迹象的黑人居住区犯下了更多的屠杀和伤害，企图镇压象索韦托事件一样的非洲人民的人民起义。

问题是：既然南非的非洲人已经明白地、公开地和无所畏惧地表示出，他们决心反抗令人厌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因而招致了南非当局为了抵制反抗的潮流而进行的有计划的屠杀，安全理事会到底要采取什么立场？这就是联合国非洲集团要求安理会召开这次会议，要安理会考虑的问题。

我们已经听到南非非洲人民真正的发言人、非洲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代表、以令人感动的措词说明了事件的经过。因此，我不要再谈许多细节了。然而，我仍然应该概略地谈谈这些令人震惊的悲惨事件的来龙去脉。

从所有报导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一连串直接相关的事件：一个多月以前，约翰内斯堡实行种族隔离的索韦托地区的非洲中学生开始罢课，抗议南非政权下达的一定

要用南非荷兰语来教数学、历史和地理的命令。

非洲学生不仅在教育方面受到种族隔离和蛮横歧视的痛苦，还被迫用英语学习一些课程，用南非荷兰语学习另一些课程，以满足白人统治者的偏见。因而，他们接受教育时就遭受到极大的困难。根据各方报导，简直没有任何合格的非洲教师可以用南非荷兰语讲授这些课程。学生们发现很难上用南非荷兰语讲的课。

这些学生的要求是完全正当的，事实上，他们得到教师、校长和家长们的全力支持。种族隔离政权是顽固的，一点也不想法子解决问题。它只想引起冲突，把黑人学生运动淹入血泊。

六月十六日，十万名非洲学生发动了一次和平的——我再说一遍，和平的——示威，来支持他们的要求，三百名“英勇”的警察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根据目击者报告，这些“英勇”的警官毫无理由地直接对着人群开枪。不久，更多的警车赶到现场，一队最近由该政权组成，用来对付都市恐怖行动的特别警察也由直升飞机运到索韦托，同时投下了催泪弹。顺便提一句，我应当指出南非并不制造直升飞机，这些飞机都是一些仍然避不遵守武器禁运的西方国家供给的。

然后，这些警察事实上将索韦托包围得水泄不透，命令记者离开，用暴力大肆镇压反抗行动。我们都知道，该政权把黑人隔离在索韦托居住区内，把它和约翰内斯堡其余部分分开，就是为了便于镇压反抗。这个有一百万人，也就是拥有约翰内斯堡一半人口的居住区，其建造的方式就是适合采取军事行动的。

伤亡人数的增加，表示出该政权处理这种情况的方式，实际上等于对黑人作战。

在约翰内斯堡中心地区，几百个维德瓦特斯兰大学的白人学生进行了示威，声援黑人学生。他们受到来自伦德·阿弗里卡恩大学暴徒的野蛮攻击，后一批学生受到该政权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恐怖的思想灌输，随后当然是受警察领导的。

据报导，沃斯特政权不但不设法停止暴行，满足人民的正义要求，反而出动了国防后备军！实际上等于宣战。

当射杀非洲学生和小孩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人们自然会想起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一日不幸的沙佩维尔屠杀。那一次，在沙佩维尔居住区，警察向反对通行证法的和平示威者开火，打死六十九人，打伤近二百人。那时后，我们听到的解释是：警察缺乏经验，被吓坏了。但是现在毫无疑问可以看出来，那次屠杀是故意的和有预谋的，是该政权蛮横的举动。

再没有比公然射杀无辜的儿童，更足显示这些嗜杀的南非压迫工具无法无天了。这些配有来福枪和斯坦枪的南非“新英雄”们，胡乱地射杀手无寸铁的小学生。可真是伟大的“英雄”啊。

这些人都是有毛病的人，他们是病态社会的自然产物。当然绝不是什么缺乏经验造成的大屠杀。事实上，一九六〇年那次和这次发生的事件一样，表现出南非当局毫无人性和道德，拼命维护压迫制度。在他们的想法里，残害生命——非洲人的生命——没什么了不起。那种制度把他们塑造成这个样子。装出另外一付模样就是在逃避丑陋的现实了。

这些事件当然引起了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的愤慨。本组织秘书长做得很对，他在昨天的声明中指出，南非持续的紧张和骚动，再度强调了停止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的必要性。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在六月十七日的声明中指出：

“在南非，人们把过去四年中一系列警察对示威工人和学生进行攻击，跟着杀害黑人学生的事件，称为‘小沙佩维尔事件’。

“一方面，这些事件是沃斯特政权残暴手段又一个实例。他们再度以大规模扣押、审判、和拷打犯人的手段来吓阻对种族主义日益高涨的反抗。该政权在本届议会中提出了两项新的法律，比联合国和国际社会谴责过的一整套压迫法更令人厌恶。

“另一方面，这些事件显示出，受压迫人民的战斗精神和他们对抗不人道

的压迫的勇气正日益高涨。”

特别委员会声明又说：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大会第 3411 C (XXX) 号决议宣布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对南非被压迫人民和他们的解放运动、以及因进行斗争反抗种族隔离政策而被监禁，受限制或被放逐的人负有特别责任。因此沃斯特政权对黑人犯下了的每一个罪行都是对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正面侮辱。屠杀索韦托的黑人小学生就是这种罪行。”

但是并不仅限于在联合国内才有反应。举例来说，泛非大会代表就提到了瑞典总理和挪威外交部长所发表的声明。我认为这些声明是十分令人感动的，是适当的，值得在这里提出来。瑞典奥洛夫·帕尔梅总理发表了下列声明：

“南非索韦托的屠杀，使我们满怀愤怒和失望。警察向和平示威的小学生开枪是不公正的社会表现出来的骇人听闻的野蛮暴行。这个事件再度证实，合乎人道的关系终究不可能建立在违反所有人类平等原则的制度上。种族隔离不仅仅与人类规范和尊严的整个概念不符，并且是南部非洲和平发展的最大障碍。”挪威外交部长也以同样的话指出：

“对小学生和青年人使用暴力、动用武器，很明显地表现出南非令人难以容忍的种族主义现况。”

让我再谈谈南非。南非基督教会于六月十七日的声明中恰当地指出：

“我们在呼吁早日召开一次由真正的人民领袖出席的全国大会时，重申我们相信，在索韦托爆发的暴行，标志出全国黑人的态度，也是种族隔离政策的直接后果。我们宣布和我国受压迫的人民团结一致，呼吁所有基督教徒，不论黑白，在这艰难困苦的时期不要袖手旁观或害怕，而要加紧努力，冲破危险，直到赢得一个公正的社会为止。”

由于南非宣传机器的效率是有名的，我也要引用一些其他的有关评论。刊登这

些评论的报纸在我的好友，联合王国代表的国家里，同其他报纸是一样重要的。

《每日镜报》在今天的社论中宣称：

“索韦托这个名字，就象烙在南非面上的标志。愤怒、绝望和杀戮掐住了这个约翰内斯堡外围的巨大非洲黑人居住区的脖子。南非政府什么时候才会认识到少数压迫多数是错误和行不通的呢？去年，沃斯特先生答应要取消不必要的种族歧视。索韦托事件向世界显示他背道而驰走了多远，他走到十八层地狱的边缘了。”

言论并不激烈的《约克郡邮报》在社论中说：“南非政府一定是失去理性了”这话说得再对不过了。

我随意引用了这些话，并且有意避免引用任何国家一级或其他级别的非洲发言人的谈话，以便显示出对这种野蛮事件的愤慨是全世界都存在的。虽然这些事件是非洲中学生的不满激起的，它们却反映了更严重的问题。南非基督教理事会的资深非洲职员巴尼·恩加肯说：

“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年青人反抗白人压迫和白人权威的象征。”

我认为，六月十七日《伦敦泰晤士报》的社论很恰当地指出了问题所在：

“南非荷兰语问题只是导火线。整个南非种族隔离政策才是炸药。两三年以前，这项法令还可能使人勉强接受。现在南非共和国边境的一面有了一个自由的非洲国家。在边界另一面的罗得西亚，非洲人正在和白人军队作战，以争取自由。在这种情势下，这项法令就无法得到接受了。在南非，年青人都觉醒了，他们充满了信心地待机而动。”

就象沙佩维尔事件，最近的事件不是孤立的。它们表示南非政权由于虚弱本质定将竭尽全力镇压无辜的人。这个政权生活在恐惧之中，因为它明白总有一天它所从事的不义行为总要被打得粉碎的。从受压迫的多数人的观点看来，这些事件是不折不扣的起义，是反抗种族隔离制度斗争的一种表现。将来人们一定会记得那些在一

九六〇年被屠杀的人是为了抗议通行证法而死。在南非已经被杀害和现在仍在被杀害的那些学生和儿童是为了抗议学校使用南非荷兰语讲课而死。通行证法和用南非荷兰语讲课都是压迫手段，标志出可恨的种族隔离政策和使它永远存在的企图。但是南非一千八百多万的非洲人，不会在这种野蛮暴行中坐以待毙的。他们的示威和抗议，是种族主义政权整个制度灭亡的起点。他们的起义是自然发生的，因为没有一个是具有自尊心的民族会在出于怯懦的暴力行为前面退缩，而不采取正当的斗争手段，毫无疑问地，南非的内部情势充分反映出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抵抗正日益高涨。比方说，工人们已不再肯接受矿场的工作时间和条件了。此外，非洲人民的政治觉悟正日益提高。莫桑比克和安哥拉人民获得的胜利鼓舞了非洲人，他们要加紧进行解放斗争。

南非政权长时间来就在致力于摧毁“黑人觉醒运动”。这个运动主要由黑人学生和青年人领导，在黑人社区得到广泛的支持。

自从在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成立十周年，黑人觉醒运动领导了示威以来，其许多领袖就被南非政权扣押、拷打和审判。这些组织包括南非学生组织、黑人大会、黑人联合工会、黑人社区方案和一些黑人文化组织。

对这些组织的九名领袖的审判，事隔二年仍在进行之中。尽管有这种镇压，黑人青年仍不断找出新的领袖，由于黑人的勇气和战斗精神，这个运动遂坚持了下来。

在今年的本届议会中，该政权提出了两项令人厌恶的新迫害法。这些法律目的在摧毁南非仅余的一点法治，并镇压黑人运动。

显然，比勒陀利亚政权正在加速推行班图斯坦政策，急于巩固种族隔离政策。它想在十月二十六日宣布特兰斯基的假独立。顺便提一句，这一天是撤消纳米比亚委任统治的十周年纪念日，在南非也将是一个可耻的日子。

根据估计，特兰斯基独立时，该班图斯坦的二百万人民和南非其他地区的二百

万柯萨语人民就要变成特兰斯基的“公民”，或者变成无国籍的人。南非两百万柯萨语人民在南非将自动变成外国人。

近年来，南非危机迅速明朗化。我已说过，在矿场、工厂和许多城市里，有许多工人和青年被杀害。该政权希望用这些警察暴力能够吓倒人民。现在从事件的发展看来，这个企图失败的很惨，因此他们就诉诸大规模屠杀了。

这个危机有很多因素。我不想细说，只想列举一下。

首先，与南非政权向国外散播的宣传相反，镇压仍在继续，种族隔离政策也仍在加紧进行。其次，当地有经济危机。第三，受到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解放斗争胜利所鼓舞的解放运动正在抬头。种族隔离政权在安哥拉打了败仗，安理会又义正词严地谴责了它对这个非洲独立国家的侵略，不用说，它是特别恼怒的。

从索韦托和其他非洲黑人居住区发生的事件里，我们能吸取什么教训呢？最明显的就是种族隔离制度完全是站不住脚的。不管有多少镇压法，不管施出多么残酷的暴行，不管南非政权采取了多少措施，非洲人仍然继续反抗种族隔离制度，事实上，还有愈来愈多的开明和进步的白人反对该政权。

其次，我们常常听说南非有了一些转变。我们听到了一些粉饰的改变，取消了一些微不足道的种族隔离措施。沃斯特先生现在已经变了。他越来越放眼世界了，等等，等等。屠杀儿童和学生的事件一清二楚地指出，这种说法全是胡说八道。我们听说过南非希望能和它的邻国之间有和平，南非希望能和非洲国家和平共处，它希望促进与非洲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然而，一个对内亟亟于侵犯自己人民，对外亟亟于侵略邻国的政权，是没有权利主张和自由非洲或世界其他各地进行合作交往的。而且，要是自由非洲肯和天天在南非压迫、镇压、使用暴力，使我们在南非的非洲同胞受到重大损害的政权共存，那就是最大的悲剧，也是最天真的想法。

另外还有一个教训，我们要尽量委婉、庄严地用很沉痛，但不是责备或怀恨的语调说出来。对那些一面嘴上继续高唱支持反对种族隔离斗争，一面继续向该政

权提供大量经济、物资甚至军事援助的国家；那些我们不愿对它们的名誉有所怀疑，我们也无力对他们主权提出挑战的国家，我们呼吁它们扪心自问。因为每投进南非一文钱，供应南非一件武器，不仅使该政权能够保留一分在国际社会中得到的尊重。更严重的是，使它能够继续进行现在发生在南非的那种大屠杀。

过去，我们在安理会中听到有些诡辩，说什么供给南非的某些武器是对外防御用的。安理会的非洲代表们曾经一再争辩，说明对内镇压武器和对外防御武器是无法加以区分的，他们就不断地向我们解释，想让我们觉得自己犯了大错。但是，这次南非的事件充分证明情况正好相反。南非当局动用的直升飞机并不是用于保卫南非的领土完整或南非的独立，而是作为对非洲人民、对付幼龄儿童、对付无辜学生、对付旁观者的压迫和镇压机器的一部分。因此，当他们决定继续供应南非武器，当他们决定在经济和贸易领域与南非作大规模合作，当他们决定供应该政权核子反应堆的时候，让他们摸着自己的良心想一想吧。

另一个教训是，无论压迫者力量如何强大，任何民族是不会自甘永受奴役的。在这方面，我认为非洲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的代表已经把该说的都说了。

考虑到这一切，我们能做什么？为了减轻我们南非兄弟的痛苦，为了减少目前正在该地区发展，日益严重的局势所带来的破坏，国际社会能做什么？毫无疑问，那种局势直接威胁到国际和平和安全，安理会能做什么？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当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它必须忠实履行作为维持并保护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机构的义务。我们认为安理会应当按照宪章的有关条文，在它的权力范围内，尽一切力量，确保终止种族隔离制度。

当然，安理会非洲理事国在要求召开安理会本次会议时充分理解到。在现阶段不可能讨论到他们要求采取的所有措施。将来必定有一天，我们会到安全理事会来，要求安理会采取我们认为为了应付局势的需要非采取不可的措施。但在目前，当杀戮仍在继续，幼龄儿童仍在受害，仍在成为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新的嗜杀英雄的牺牲者的时候，我们认为安理会有义务一致响应国际社会的行动，对沃斯特政权继续对

非洲人民干的不义行为和暴政表示共同的愤慨和愤怒。我们认为安理会有义务对南非人民的合法斗争表示支持并同他们团结在一起，我们希望安理会会按照当前的需要采取行动。

我们实在不需要等到下一次索韦托事件发生以后再安理会来，我们实在不需要等到另一次沙佩维尔事件发生以后再安理会来。联合国不需要更多的冷血屠杀来证明有采取果断、迅速和明确行动的必要性。当然，非洲国家也不需要这种屠杀来使他们认识到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支持并将继续支持南非的解放运动。

我们不相信，西方的同事们需要这些悲惨的事件来提醒他们。我们呼吁他们和安理会其他各方面，采取迅速和明确的行动。

帕基先生（贝宁）：现在已经很晚了；这不是长篇大论的时候，而是采取积极具体行动的时候。所以我国代表团只准备提出几点意见。安理会现须审议的事件的各项事实是全体理事国所熟知的。

沙佩维尔的惨案发生后，国际社会一直都有纪念表示追悼，现在，暴力的火炬已经在索韦托和南非其他几个地区燃烧了。在这些地方，万恶的种族隔离政权公然表现了不可动摇的决心，证明它恣意蔑视联合国大家庭所有机构通过的各项决议，证明它是决心以残酷的手段来镇压南非的黑人，不准他们发出呼声反对沃斯特一伙在南非建立的种族隔离政策。

这些南非的法西斯警察对学童和学生的镇压造成数百人死亡，几百人受伤的惨案，是一种冒犯全人类的罪行。各国报刊直言不讳地报道了这次镇压的野蛮和凶残。

有些人仍然自以为是，梦想以为他们总有办法使以沃斯特为首的那批比勒陀利亚狂人放弃他们的种族隔离政策。促使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的事件一定会使他们良心上感到不安。

据报章报道，这个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者，这位头脑不正常的人正在想办法用手段使伊恩·史密斯政权重新考虑其政策能同黑人达成一些协议，创造有利于在津巴布韦成立黑人多数政府的条件。我们在有关这项问题的场合揭露了所谓放宽政策的假面具。执行这种政策的政府剥夺了南非绝大多数人，即黑人和有色人的最基本自由，但它却宣称——至少官方的态度是这样——它要力劝盘踞于津巴布韦的史密斯政权采取温和的政策。这当然是一幕滑稽剧，假如还需要证据，那么在索韦托和南非其他地区发生的惨案就证明沃斯特最热衷的是加强比勒陀利亚——索尔兹伯里的种族主义轴心。

我国政府已经有过一次机会严厉地批判这个种族主义种族隔离政权继续在索韦托施行的罪恶行动。我们认为，由于沃斯特和史密斯冒犯国际社会，实施《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各项规定对付这些政权是完全合理的。因为索韦托事件的发生

和比勒陀利亚——索尔兹伯里轴心的加强无疑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安理会必须避免等到非洲爆发全面的战争才决定采取行动。

我国代表团非常希望，那些支持该政权，给予军事援助和战略物资，拒绝面对事实的人去了解，从道义来说，从基本的道义来说，停止支持这个万恶的政权是比从前任何时候更为必要。

但愿索韦托和南非其他地区的牺牲者会促使这些人作出最后的决定，坚决支援各方努力以孤立沃斯特和他的门徒伊恩·史密斯。

赖先生（中国）：本月十六日以来，深受南非种族主义迫害的南非非洲学生和人民在南非的索韦托等地上街示威游行，反对和抗议南非当局所推行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这本来是十分正当和完全正义的行动。但是，南非沃斯特种族主义当局却悍然出动大批武装警察，灭绝人性地对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进行血腥屠杀，甚至不少幼年儿童也惨遭毒手。据报道，截至目前为止已有上百人被打死，近千人受伤。目前事态仍在发展中。

索韦托事件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一九六〇年沙佩维尔惨案以来所一手制造的又一次十分严重的大屠杀事件，也是它对阿扎尼亚人民和全体非洲人民的极其猖狂的挑衅。中国代表团对南非种族主义当局的残酷暴行感到无比愤慨，并给予最严厉的谴责。我们并愿在这里向受害者的家属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和慰问，向正在进行英勇抗暴斗争的阿扎尼亚人民表示最坚决的支持和最积极的声援。

沃斯特种族主义政权制造的这一骇人听闻的野蛮暴行，彻底戳穿了它们前一个时期鼓吹的所谓“和解”、“对话”的骗局，完全暴露了它们坚持同阿扎尼亚人民和全体非洲人民为敌的狰狞面目。中国的伟大革命者鲁迅先生说得好：“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压迫愈深，反抗也愈烈。沃斯特之流企图用血腥的屠杀来压服阿扎尼亚人民的正义斗争，这只是痴心妄想。它不可避免地将进一步激起阿扎尼亚人民和全体非洲人民的无比义愤和更加猛烈的

反抗，并进一步团结起来，采取一切有效的手段进行斗争，直至彻底埋葬南非种族主义政权。

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坚决支持阿扎尼亚人民和其它南部非洲人民反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正义斗争。中国代表团主张安理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当局的暴行和给予必要的惩处，责成它们立即停止对非洲人民的迫害和镇压，并呼吁各国和世界人民积极支持阿扎尼亚人民反对种族主义，争取解放的正义斗争，直到他们取得完全的胜利。

马立克先生（苏联）：苏联及其驻联合国代表团，同许多其他国家及其驻联合国代表团一样，在获悉南非的血腥种族主义政权对该国的真正主人非洲人民所犯的空前的滔天罪行时，感到极度的愤慨和忿怒。过去四天来，南非军警在索韦托和南非其他地区残酷地大规模射杀完全无辜的儿童、青少年和非洲青年，这不能不激起我们极度的愤慨和忿恨，引起非常强烈的谴责。唯一可以同这些残酷的恐怖暴力行动相比拟的，是三十年前希特勒的刽子手及其法西斯仆从在苏联占领领土和欧洲其他国家所干下的同样恶毒的暴行。

今天，全世界又一次认识到种族主义的沃斯特及其仆从也是法西斯主义者这一事实，不仅是在精神上，不仅是或者说，只是随随便便的信奉法西斯主义，他们是以行动，更确切地说，他们是以血腥罪行来奉行法西斯主义，不过他们是用一个新名词——种族隔离——来称他们的种族主义罪行。

苏联同所有非洲国家和其他国家一起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当局所犯下的残酷的罪行，并非常坚决地要求立即停止这些罪行。

全世界公众舆论和联合国很早就谴责了南非种族主义的种族隔离政策，认定这个政策是可耻的，是对人类所犯的一种最可恨的滔天罪行。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通过了《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各会员国都知道，苏联是提议通过该项公约的国家。今天，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又再认识到，该项措施是

如何配合时代需要，对种族隔离政权的描述是如何正确。今天，苏联代表团在安全理事会再次呼吁，所有没有签字或尚没有批准该项《公约》的国家尽早加入这项重要的国际文书，这样，根据《公约》的条款，南非的种族主义罪犯在最近的将来就要对他们的罪行在国际一级上负有刑责，也可以因这些行为而受合理和合法的惩罚。

假如不采取这种行动，在南非篡夺了政权并在压迫着该国土著人民的种族主义者将能把他们的滔天罪行扩展到非洲的邻近国家和其他区域。这将是非洲爆发种族冲突和种族战争的真正危险的根源，也是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根源。南非侵略安哥拉就证实了这一点。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第3411(XXX)号决议宣布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为非法的，无权代表南非人民。大会同时宣布，真正代表南非绝大多数人民的，是各民族解放运动。各会员国都知道，大会不时吁请所有国家彻底终止同南非的罪恶种族主义政权的一切合作，这包括停止在军事领域的合作。然而，一些已经在这里被提及的联合国会员国，主要是某些西方国家，仍然对联合国许多要求终止同南非合作的呼吁和决定置之不理。

今天，残酷的种族主义政权终于暴露了自己是和平及人类的敌人的面目，那些在言论上支持尊重人权的人现在有机会以行动支持自己的言论，站出来维护南非土著人民的权利，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血腥罪行，彻底停止在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方面提供任何援助或给与任何其他帮助。

南非的惨案需要国际社会——主要是安全理事会——采取具有高度决定性的紧急措施，来制止南非当局所奉行的种族隔离罪恶政策。苏联代表团认为，非洲国家代表在会议的发言中提出了若干不仅是重要，而且在目前的情况下，是必要的建议。这些建议目的是要立即停止南非当局对该国土著人民施用暴虐进行屠杀，并使南非废止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政策。苏联代表团完全支持非洲国家的立场和建议。

苏联代表团认为，我们应该依照《联合国宪章》规定，对南非施以最激烈的制裁行动。我们同意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代理主席昨天发表的声明，他呼吁全面禁运所有供应给南非武装部队和警察的物资，在国际上彻底孤立南非种族主义政权。

苏联认为，在安全理事会今天的紧急会议结束后，安全理事会及联合国其他机构和国际社会必须采取进一步行动。这是我们能够结束南非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及其不断冒犯人类的罪行的唯一可以一劳永逸的办法。

苏联一向是，现在还是那些对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作战的英勇战士的强力支持者，并且将同非洲国家和所有进步人士站在一道，继续向这些战士为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崇高正义斗争提供积极援助。在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作了报告后就有苏共二十五大的纲领，其中要求为和平与国际合作，为自由和各民族的独立而作进一步斗争。纲领重申了苏联针对所有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问题的立场。该纲领说：

“我们认为，彻底消除殖民主义压迫制度的一切残余，彻底消除对各民族的平等和独立的侵犯行径，彻底消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所有温床，是最重要的国际任务之一。”

南非人民大会代表在简短的发言中揭露了南非的面目，并强调表示他的国家的人民对联合国和它的主要机构安全理事会抱有信心。他促请和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紧急措施对付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注意这些呼吁，谴责该种族主义政权，采取有效措施对付该政权，结束它的种族主义罪行，是安全理事会每一个理事国和整个安理会义不容辞的荣誉工作。

苏联代表团考虑到这个问题的真正重要性和迫切性，认为，今天——我强调今天，不是明天——应作出一项决定。安理会必须强烈痛斥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并要求立即停止对非洲人民施用暴力。苏联代表团愿意今天投票赞成由安全理事会

理事国提出的，针对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我们深信，如果在今天对这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决议草案将得到安理会绝大多数理事国的支持通过。

主席：我要告诉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报告员尼卡西奥·巴尔德拉马先生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八日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我代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谨要求允许我在安全理事会就目前在议程上的项目发言。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安全理事会从前曾经邀请同议程项目审议有关的其他适当的联合国机构代表出席参加。因此，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巴尔德拉马先生发出邀请。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这样做。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主席：请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报告员巴尔德拉马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开始发言。

巴尔德拉马先生（菲律宾），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报告员：主席先生，安全理事会其他各理事国，我谨代表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感谢各位给我参加这次辩论的机会。我们有干练的圭亚那常驻代表以主席的身分主持这些审议工作，特别委员会感到十分欣慰，因为圭亚那一贯支持南非的和南部非洲的解放斗争。几天前，特别委员会在圭亚那独立十周年时电贺了该国总理，对圭亚那在反对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斗争中所作的贡献表示赞扬。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在昨天发了一份新闻稿，谴责对索韦托和南非其他地区的无辜黑人学童进行疯狂的、肆无忌惮的残杀的浪潮。特别委员会在新闻稿中，除了别的以外，要求各国政府和各组织谴责沃斯特政权这一新的卑怯罪行。已经有100人被杀害，有更多的人受伤。伤亡人数已经超过了臭名昭著的一九六〇年沙佩维尔惨案。

我们还能够不相信沃斯特政权一心要镇压南非的黑人多数吗？沃斯特政权狂妄推行种族隔离政权的不合时代的野蛮政策体现了那个妄图以暴力和恐怖主义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的没有公义的社会。特别委员会认为，这就是恐怖主义的实质。

我没有必要详细叙述今天在南非发生的惨剧。我仅仅希望重申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昨天在新闻稿中发出的呼吁，对供应给南非武装部队和警察的所有物资实行全面禁运，并把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全面孤立起来。

正如特别委员会在无数场合中所指出的和昨天再次指出的，南非境内的冲突是种族主义和非种族主义的冲突。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顽固地坚持维护其白人统治，正制造一场可以严重影响国际合作与和平的种族冲突。

南非的黑人坚持非种族主义的原则。因此，他们的正义事业得到数百名南非基督教学院的白人学生和其他许多人的英勇支持。

如果我们采取消灭种族隔离的行动，将表示出，我们同进行正义斗争的南非黑人，以及同那些在南非支持他们的白人，是团结一起的。

我要强调，过去几天的惨案是可以预料到的：特别委员会曾再三警告，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残酷手段和南非被压迫人民日益增长的战斗精神和反抗行动必定会导致冲突。许多南非人即在最近就警告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爆发暴力冲突的危险是严重的、迫切的。

假如我们今天只限于谴责该种族隔离政权而不采取有效行动去终止它的罪行，那我们就完全没有对被压迫的南非黑人负起我们的责任。

十六年前，这个庄严的机构举行紧急会议，审议在沙佩维尔滥杀非洲人的惨案。它谴责了屠杀暴行，要求废除种族隔离政策。安全理事会今天又要开会，因为它没有采取南非局势所需的有效行动。我们希望现在所有有关国家都能设法去推动这种行动。

特别委员会多年来要求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

实施强制性的武器禁运。大会的绝大多数会员国曾多次提出通过这项要求。索韦托和南非其他地区的事件证明这项要求是必要的。

特别委员会认为，安全理事会不仅应该谴责最近在南非发生的残暴事件，而且应该要求该政权立即停止对手无寸铁的无辜非洲黑人施行恐怖暴力，并立即采取步骤永远废除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罪恶制度。

主席：谢谢巴尔德拉马先生对我个人和我国的夸奖。

S/12103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的提案国要求作出如下的增订：

在序言部分第2段“六月十六日”前面加上“一九七六年”；

在序言部分现有第2段之前加上另一新段，其内容如下：

“也审议了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总统给秘书长的电报(S/12101)”。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九日，星期六，上午一时十五分散会